

耄耋农民文友的小康

胡江丰

忙碌中忽然接到耄耋农民文友老孙的电话,他的人生回忆录已成书,要送我一本,让我去他家拿。

他的新书《苦尽甘来的人生》,淡黄封皮,洁白书页,封面装帧以淡淡水墨画。全书17万字,全凭今年87岁的老孙用圆珠笔一笔一画地在纸上写出来,历时14年。

严格说来,它还不能算是书,不是正式或临时出版物。但它是耄耋老农的“写书梦”,是他小康路上乐此不疲、舍不得放弃的精神追求。

说起他的人生故事和写书情缘,老孙眼睛发亮,滔滔不绝似河流。他是市郊菜农,出身码头工人家,家境贫寒。自小好学的他,小学毕业就因生活拮据而辍学。16岁到郊区的农场放牛。农场隔壁的衢州农校,学生不仅免食宿费,每月还有5元钱补贴,农校的书香吸引了放牛郎。1953年,他考进农校。老孙喜欢文学,语文成绩

好于数学。1958年,他从学校毕业,分配到建德林业技术部门。

1960年,老孙与青梅竹马的对象成家。不久,时逢三年自然灾害,国家精简职工,他回到故乡村庄种菜。

1964年,大儿子出生。此后,夫妻俩含辛茹苦、节衣缩食地拉扯大五个儿子。在那物质生活十分匮乏的年代,两双菜农的手,要养活一家7口,其艰难程度,不难想象。“生活极其困难,夫妻俩只能咬紧牙关过日子。”老孙在书中写道。

温饱尚且不易,“写书梦”只能暂时搁一边。

小康路上历经坎坷和风雨,但阳光总在风雨后。改革开放,分地到户、村庄拆迁、城市发展、孩子们成才成家……老孙夫妻终于过上幸福的晚年生活。时间从指缝中溜走,埋在心底的“写书梦”却枯木逢春,萌发新绿。73岁时,不习惯坐茶馆、打麻将、玩扑克,没有抽烟喝酒嗜好的他,选择了用笔辛勤耕耘。

第一稿,10万字回忆录,四个月完稿。“都是活在脑海里的记忆,写起来很快。”书稿由浙江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的三儿子订正错别字并润色,长于雕刻和书法的小儿子负责装帧设计。

有媒体评价他的回忆录:“从个人角度反映了时代发展对个人命运的影响,对于研究衢州历史,很有参考价值。”

回忆录得好评,老孙一发而不可收,先后在公开的和内部的报刊上发表《白依庵的兴衰与灭迹》等30余篇回忆稿件或历史题材稿件。又将发表的和没有发表的稿子,编成《坎坷路》等4册小开本书。如今,再汇编成一册大开本的《苦尽甘来的人生》。

老孙的村庄拆迁了,他也不再种菜了。他居住在城市,融入了城市生活,早已不愁吃穿,物质生活富裕,因为勤奋春耕,精神生活也很富足。

这就是我的耄耋农民文友,老孙的小康生活。

透视童年

石泽丰

透过猫眼,我看到女儿站在门外,等着我开门的时候,她侧身看户外飞翔的小鸟。她是一个极不愿意在家里呆着的孩子,有空就出去玩,玩累了才回来休息,家似乎就是她卸下疲惫的场所。在进进出出的时候,女儿长大了,从开始顺从我们的意见,到后来说“不”,到现在有了自己的想法。尽管有时与我们意见不一,甚至出现与我截然不同的态度,但最终我还是顺着她,因为我知道这是属于她天真的一部分。

透过时间的猫眼,我又看到了自己的童年,这块人生唯一不需要辛勤耕耘就能获得一季丰收的田地,许多故事总是在我们的回忆里显得如此的清晰。

在那个年代,我多半是个放牛娃。夏日晴朗的早晨,太阳升上树梢,把牛桩边树叶和枝条的影子斑斑地投了一地,斑斑鸟从不远处的村头传来“咕咕”的叫声,近处的麻雀也“唧唧”地从一棵树上飞到另一棵树上,有的还相互追赶着。这个时候,我从父亲的手里接过牛绳,把牛牵到田沟或地头。父亲告诉我:早上如果牛吃饱了,上午我就不需要再去放。他吩咐我要挑一些好草给牛吃。父母的话我是听的。但牛不一样,牛有时不听我使唤,尽管我挑上最肥嫩的青草给它吃,在我不曾注意它的时候,它常常把嘴伸进两边的庄稼地,

撩上一口庄稼,留下一处无法弥补的缺口。但我舍不得打牛,我觉得牛很苦,它拉着犁,把毕生的力气奉献给庄稼和土地,而它自己又得到了什么?

为了喂好牛,在一个太阳炙热的下午,我和同伴雅梅牵着牛到处寻找好草,在寻遍了一个山丘之后,雅梅惊喜地发现了一块长着许多草的庄稼地,里面还零星地长有一些黄豆禾,禾上结有青青的黄豆荚。雅梅说:“泽丰哥,这里草好,我们就把牛放在这地里吃吧,牛一定会吃得很饱很饱。”看到里面有庄稼,我正在地头犹豫的时候,雅梅一鞭子抽着我家的屁股,牛猛地

向地里一跑,把我吓了一大跳。吃就吃吧,反正里面的草多于庄稼,我这么想。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雅梅的母亲来了,原以为她会表扬我们的,谁知她一走过来就把雅梅骂了一通。原来这块地是雅梅家的。顿时,我的脸火辣辣的,不好意思地牵走了牛。那晚,我也受到了父亲狠狠的批评。

放牛的生活占据着我大半个童年,就像那块地里多于黄豆禾的野草。几年之后,牛老了,老在父亲的吆喝声里。现在想来,它陪我走过我童年的那段岁月,在那些温暖芬芳的日子里,它走直了乡村早晚弯弯曲曲的炊烟,让我在如今的日子,无数次地踮起双脚,回望那个逝去的美好童年。

母亲的长发

听松

一个懒惰的人
绝不可能留住
长长的秀发
母亲的长发
十里八乡姐妹们
羡慕的焦点

难得的悠闲时光
母亲总会梳理
一头柔美的秀发
有时也让它
在村前的小溪里
随波荡漾
偶尔也摘一朵山花
来装饰它

那一年快开学
没着落的生活费

让我沮丧
母亲说
办法总会有的

接过母亲
递过来的真爱
我发现
母亲引以为傲的秀发
不见了
也不知去装饰了
谁的额头

母亲的头发
已经发白
但在我心里
永远是那一头
黝黑的长发



雨露花语

李陶 摄

满架蔷薇香

王志兰

文友乡间庭院遍种蔷薇,满架葳蕤出墙,饮露临风粉妆。怜花期短暂,文友欣然约我等周末赏花。

“那就是我家!”文友举手遥指翠绿粉红处。我们眼睛齐刷刷汇聚过去。“哇,蔷薇花!开得好疯狂!”众人不觉加快步伐,止步庭院门前。

从没有见到过这样情态娇人的蔷薇花!成百上千朵蔷薇花,像一条条小瀑布,姿态各异。在温暖阳光下,蔷薇花笑靥美妙,欢快悦动。远观,近看;仰望,俯视;专情一朵,包揽一片;我们纷纷举手机取景,噼里啪啦地,记录着各自眼里的蔷薇花。蔷薇的芳姿深深地震撼着我们。对着满墙满院的蔷薇,我们投以最热烈的欢欣与真情。

蔷薇花的倩影在我们江南到处可见:田边地头、山坡河岸、石堆崖缝……记忆中的蔷薇大多粉红,重瓣,轻灵像蝶。少时爱蔷薇花,摘下几枝,叶绿花红,与粉红色脸蛋相映成趣。妈妈说这花刺多,会伤小手,但我们不怕。抱回

来后,硬要找个破瓦罐,装上水,将蔷薇养起来,放在窗台上,拍着小手称好看。在灶台上忙碌的妈妈也抬头看红花,笑靥如花。

春摘蔷薇,夏迷栀子,秋爱芙蓉,冬恋腊梅。乡间从来不缺花开,女孩子也从来不缺花戴。粉红蔷薇最合小姑娘心意,摘下几朵含苞的蔷薇,戴在两把辫子上,清纯可爱。犹记得儿时我们一群屁孩子扮结婚的情景,被用“花轿”抬着的泥巴满脸的新娘,傻傻笑着,头上的蔷薇花东倒西歪,那是被小伙伴们随意插上的。那些发间插满蔷薇花的时光,阳光很灿烂,天空也湛蓝。我记得,奶奶们也爱戴花。白发间插上一朵蔷薇,缺牙的嘴巴笑得合不拢嘴。少时的蔷薇花在菜园墙头唱歌,在小河远方飘摇,在村庄的小径边欢笑,更有蜿蜒的田埂上,一抹抹粉红迷茫,白蝴蝶翩翩起舞,牛儿们在水田里低身向前劳作。

曾到某一都市,在一个公园里,竟然遇见儿时熟谙的蔷薇花笑靥。铺天盖地的蔷薇枝条蓬勃生长,满树蔷薇花恣意开放。它们

像一只只粉蝶在绿色中翻飞,整个公园因之跃动。赏花的人们摩肩接踵,喜气洋洋。我大为惊讶,这乡间的野花怎么会在都市公园里有立足之地呢?徜徉其间,我既惊讶又欣喜,好像遇见老友一样,兴致大增,在那里度过了一段芳香美好的时光。

蔷薇花虽长在乡间,但其实它的花语却是极其喜气的。你知道吗?蔷薇花的花语是爱的思念;红色蔷薇花的花语是热恋,粉色蔷薇花的花语是爱的誓言,白色蔷薇花的花语是纯洁的爱情。盛开的蔷薇给予人们对爱情的憧憬。

文友说他家庭院的蔷薇仙子们是见过世面的。每年花开时节,不少准新娘新郎都会看上这些高雅明艳的花们,身穿洁白婚纱,请蔷薇花们一起见证他们爱的誓言。这蔷薇花真是“天然妩媚寄情长”!

这满墙院的蔷薇,在我们的双眸里流光溢彩,我们深陷其中,渐渐地爱上了它!爱上这朴素而热烈的蔷薇!

忆春

汤青 摄

